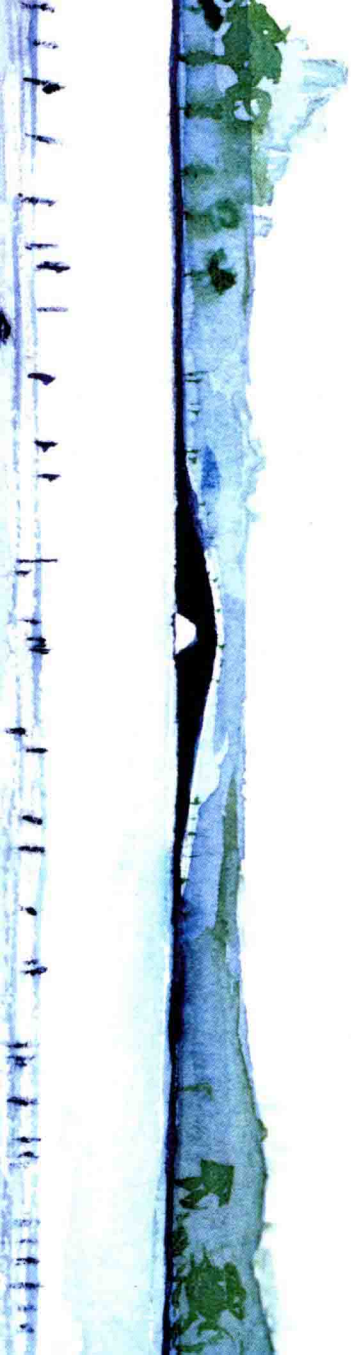




文珍 / 著

三四 —越界—

中信出版集团

文珍 / 著

三四 —越界—

中信出版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四越界 / 文珍著.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5086-9068-1

I. ① 三… II. ① 文… III. ① 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23523 号

三四越界

著 者: 文珍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122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9068-1

定 价: 49.8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献给和我们一起住了二十一年的，亲爱的外婆。

目录

后记	2 5 1
之九·雨	2 1 9
之八·灯	1 8 9
之七·书	1 5 3
之六·船	1 2 5
之五·楼梯	0 9 9
之四·镜子	0 6 7
之三·花	0 4 5
之二·抽屉	0 2 1
之一·梦	0 0 1

之一

梦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借此火得度一生的茫茫黑夜

——海子《祖国，或以梦为马》

1

我总是梦见在路上。事实上现实生活中也时常出门旅行，只是似乎还嫌不够，还渴望在梦里走得更远，更远。经常梦见一个人走夜路，或者和人约好同去某地，却在车站错过，上车后一节节绿皮车厢寻过去，窗户敞着，大风把白色纱帘吹得老高，也就索性找个靠窗的座位坐下，望向窗外更不可知的地界。还有一些梦里，我独自坐开往郊区的大巴去看望某个朋友（不知为何梦中朋友都住在郊外），下车后如同来到另一座城，会迷好一阵子路，但心里快乐异常。也梦见过开车驶入森林，或者沿着越南美奈无比漫长的海岸线，一直开到山顶，因为是在如深河一般的夜色里，当然山下什么都看不见。也有旅伴，却鲜少是身

边最亲密的人。在昏暗中回望旅伴的侧脸，在那黑白深灰的梦境中，如沉默忧伤的石像，见证我不知该驶往何处去的茫然。

有时候也梦见吃东西。五六岁时有一次冬天睡午觉，梦见妈妈给自己削一个梨子，汁水四溅，一看就很甜。怀着巨大的期待等她削完，眼看就要到嘴，突然被叫醒要去上学。醒后哭了好久好久，因为永远、永远都无法知道那个梨子到底有多甜了。妈妈说：梨离同音，这说明我们不会分离。这说法多少安慰了年幼的我，然而到现在还是没有忘记这个梦，因为那是第一次知道梦与现实的泾渭分明，而一个人又可以如此轻易地从美梦中被惊醒。

又过了一些年，上高中了。有一次梦到妈妈不见了，到处都找不着，心里无来由地一阵大恸，知道她多半遇到了危险，在梦里一直痛哭到醒来，立刻光脚下床去拍父母卧室的门。来开门的正好是妈妈。我一下子扑到她怀里放声大哭，又抽泣了半小时才重新睡着。反复寻思因果，大概是那段时间班上一个男生的母亲患癌去世，他的座位空了几天，问知缘由震惊之余，同情心迅速决堤，暗自发誓

等这男生重新回校后一定要对他格外友善——我们原本几乎没说过话。结果过了几天男生回来上课，除胳膊上戴了黑纱，其余一切如常，甚至和前后同学若无其事地说笑。周末忍不住和来接我的妈妈说了这事，说着说着就角色代入，说如果是妈妈你……还没说完就觉得委实难以想象，眼泪夺眶而出，根本控制不住。当时公交车上人极多，妈妈不无窘迫地把我从人最多的上车口推到车窗边去。我就背对着人群一直默默流泪，一直到下车。之后不久就做了那个可怕的梦。

那年我十五岁。开始知道梦可以折射某种真实的恐惧。在梦里死过一次的人，也许就不会自杀了；在梦里永诀的人，醒后会否更珍惜彼此，我却不知道。因为妈妈只是一径搂着我说：傻瓜，梦死得生。梦死得生。——这大概是中国人最原始的关于噩梦的麻醉剂了。

还有一个伤心的梦是关于猫。这时已毕业开始工作了。单位院子里有一只叫小黄的流浪猫，我每天都和几个爱猫的同事一起，给它喂食，陪它嬉耍，尤其是我，把它的相伴视为上班后最愉快的时光，数次动念要带回家……只是家里已经有两只猫了。后来小黄生了一窝猫仔，初长成后

在单位后楼乱窜，惹恼了其他本来就厌猫的人，我和猫友只得设法寻好人家托养。不料费了许多功夫送走最后一只小猫，与我们相伴两年的小黄竟也在哀叫两日后不辞而别。因为内疚和牵挂的缘故，又或者只是单纯地难以忘记，时隔半年我又梦见了它。

小黄，我昨晚又梦见你了。

我梦见你死了，我大哭起来。你神奇地又在我的悲伤里活过来，变成了最初见你的模样。出生一个月不到的小黄猫，身上有老虎样的斑纹，小兔般的粉红小鼻，温顺如童的黑眼睛。我把你抱在怀里，你挣开，我作势欲走，再回头，你还和以前一样不停地跟着我，像阵风一样



兴高采烈地冲来。我过了街，站在对面，也能看见你小小的身子在人群和车流空隙跑着，雀跃地，快活地。可是那条街好长，天好黑。你向我奔跑，却永远跑不到跟前。

小黄，天长地久，我一直在街道这边等你。你跑不过来。

除了 2010 年日记里记载的这个梦，关于小黄当然也有高兴一点的回忆。可是似乎通常快乐更容易被遗忘。其实即便是悲哀的梦，也有忘记的良方：心如刀绞地醒来，怔忡半日复又睡去，起身洗脸刷牙，就差不多忘了大半。在深深浅浅的梦之国度里，我们到底走过多少山长水短的幽明，见到如何若即若离的人，说过怎样真真假假的一些话。有时候也因为实在太像现实，也就不愿意记住。

2

有一天，我在一个许久不用的包里无意找到了一张纸，上面写着某解放军招待所。大概还是 2013 年春天参加集团培训时在那住过几天。纸上潦草地记录了当时的一个梦，而我早忘记了。

中午我梦见了 L。梦见 L 在一个又大又堂皇的戏台上吹箫。我分明着急要去某地办事，经过却忍不住进去，正好看见表演，台下没什么人。我悄悄走上戏台，L 全神贯注地吹着，背对我。过了一会儿他回头茫然地看我一眼，并没认出我来。Z 也来了，我感到尴尬，便匆匆离去，

却在路上遇到了Y。她在梦里是和L同校的青年教师而现实中并不是。这一天她空前地待我友善，甚至要骑电瓶车亲自送我到学校门口。我离开时远远看了戏台一眼，确认L依然没有认出我来，当然更没有跳下台追我。纵然在梦里，我也依然感到一阵奇异的解脱。

这张纸上的“L”，是一个从生活中消失多年的故人。可能因为当时离别仓促，梦中诀别又比现实滞后了许多年。事实上，我早已几乎忘记了这人的存在了。不知道是真的念旧，还是遗憾当初种种错失的可能。尽管这可能性若一一逼问，也就早成了确凿的不可能。

这大抵也是梦的暧昧与自由之处。它不必对任何人解释，甚至对自己也不。可以醒后即忘，也可以信手找一张纸记下来。连做梦者都不肯当真的，“一个梦”。

此外比这个小布尔乔亚的梦更值得一提的，是那个神奇的军区招待所，不但占地面积非常大，一望无际的后花园中心草地上，还矗立着一个小小的动物园，里面有三只梅花鹿、五只猴子、四只孔雀和……两只猫。猫并不关在笼子里，而是放养在动物园边上的玻璃花房内，一只是

乌云踏雪的狸花猫，另一只则是看上去品种不大纯正的暹罗……但这暹罗的真正特别之处在于只有三条腿；这也非重点，重点是不知谁给它安了一条假肢——那是一条真正的假肢，看上去几可乱真，形状完美，毛皮无缝对接。唯一的漏洞，也许是比它原有的腿略大一点。我问看守花房的师傅假肢谁安的，那个看上去五十多岁的中年男人操着一口浓重的河北普通话说：这猫的主人呀。花了七千多块钱呢。

主人呢？花钱安了假肢怎不把猫接走？

人早离开北京了，把这只猫就扔这儿了。具体干啥的也不知道。但是每月都寄猫粮，也不知道从啥地方寄来。天南海北都有。

这听上去很像是一个掐头去尾、刻意略去要点的短篇小说。为猫一掷千金、不知职业也不知去向的主人。我看看那个大叔，顿觉这个老实人仍藏有很多秘密，比如说这只猫怎么变成三条腿的，它又如何来到这儿的……但我也并没再追问下去，只是更好奇地蹲下来打量那只暹罗，它正平静地、仔仔细细地舔着那条假腿。大叔说它总是这样，“一天到晚就打理那假玩意儿”。

说不好它到底是过分珍惜，还是一直无法适应这命运古怪的馈赠品。一只猫的命运。一只住在鲜花盛开的玻璃房子里，拥有七千块钱假肢和土著猫朋友，可以和猴子、鹿还有孔雀玩耍，并有一个远方的神秘主人的混血暹罗猫的命运。

这比我在纸上匆匆记录下来的，似乎更像是一个真正的梦。

3

初中时看亦舒的《喜宝》，一开头就说女主人公姜喜宝梦见有人给自己写了许多信。

我昏昏沉沉睡了很久，居然还做了梦，十八岁那年的男朋友是个混血儿，他曾经这样地爱我，约会的时候他的目光永远眷恋地逗留在我的脸上，我不看他也懂得他在看我，寸寸微笑都心花怒放。可是后来他还是忘了我。一封信也没有写来……梦中读着他的长信，一封又一封，一封没读完另外一封又寄到来，每封信都先放在胸前暖一暖才拆开来阅读。

每次都有乱梦。梦见穿着白裙子做客，吃葡萄，吃得一裙是紫色汁液，忙着找地方洗……忽然来到一层临楼的楼宇，一只只柜子，柜子上都是考究的白铜柄的小抽屉，一格一格，像中药店那样，打开来，又不见有什么东西。嘴里念念不忘地呢喃，向陌生人细诉：“他那样爱我，到底也没有写信来。”还是忘不了那些信。

梦中收到的信对于塑造女主人公表面刚强而内心渴爱的形象至关重要。而这梦的诸多细节具体，实在叫人怀疑师太是借小说记录下自己某个真实的梦。

张爱玲《小团圆》的结尾也写到梦。

她从来不想要孩子，也许一部分原因也是觉得她如果有小孩，一定会对她坏，替她母亲报仇。但是有一次梦见五彩片《寂寞的松林径》的背景，身入其中，还是她小时候看的，大概是名著改编，亨利·方达与薛薇·雪耐主演，内容早已不记得了，只知道没什么好，就是一支主题歌《寂寞的松林径》出名，调子倒还记得，非常动人。当时的彩色片还很坏，俗艳得像着色的风景

明信片，青山上红棕色的小木屋，映着碧蓝的天，阳光下满地树影摇晃着，有好几个小孩在松林中出没，都是她的。之雍出现了，微笑着把她往木屋里拉。非常可笑，她忽然羞涩起来，两人的手臂拉成一条直线，就在这时候醒了。二十年前的影片，十年前的人。她醒来快乐了很久很久。

这九莉最后的“快乐”，便比喜宝的不甘要高级，因为至此我们早知道一切终结，也满以为九莉之雍之间的情缘翻篇，曾经渴望过的共同生活成空。不料兜兜转转，到尾声又以彩色片的变形旧梦回到原点，却让人有一种巨大的空落，此后无法填补的伤心。

黄碧云《其后》里所写的，则是一个男人的梦。

昨夜我梦见我的母亲。穿一件莲青粉荷的和服，低着头，头高高地挽起，别着一支银簪，跪坐在玄关上，静静地煮茶，茶香扑鼻。……梦里我的母亲比我的亡妻更年轻，她看见我，低低地唤：“平岗，还不快去洗干净。”我的母亲比我的爱人更纯静。